



## 唐不遇诗歌

### 1、教授

你比这个时代更蠢。

（你，你，还有你。）

十六年前的雨声

使这些瓷器暗潮依旧：

你站在讲台上

像一把冒气的茶壶。

你为何挤出这样一个

生饺子：生活就是知识，

知识就是一只小小的

茶叶蛋？女大学生哄堂大笑，

使你带斑点的记忆

有一些灰尘簌簌落下。

当清晨披着你臃肿的灰色外套

匆匆出门，向夜晚的一角

死一般的沉默进发，

你保持更深的沉默：这一刻，

磨了几十年的思想快不过

一只缓缓拧紧的小阀门？

而夜是这样一些东西：

牛奶般的雾，老去的爱人，若隐

若现的智慧的身体，体内

漂浮的棉花；亲切的自言自语

仿佛用它弹就的被子

又厚又密。

## 2、林中幽会

他们从最初的盟誓  
进而讨论爱情的定义和真伪；  
我就像最后一片落叶  
颤悠悠闯进黄昏的瞳孔：  
湖水是一种蓝，天空是一种，  
他们眼中有另一种破碎。

我听到他们突然讨论起  
乡下的出嫁，一些零碎的  
“小姨”“酒席”等等愉快的名词。  
这湖上没有天鹅，也没有野鸭，  
只有一片持续的笑声  
制造着湖中的暗影。

我想起十五年前姑姑出嫁，  
她拉着奶奶的手大哭  
上了拖拉机；她们让我跟去。  
我茫然地坐着，不知道怎么办。  
拖拉机大口喘着气在乡间公路上  
颠簸，就像这湖水荡漾。

他们的愉悦就像这湖水荡漾。  
而我迷恋腐叶的气息，对未来没有困惑，  
直到我失去了爱我的人；哦现在  
一场大雪骤降，把接踵而至的黑暗  
照得明亮、刺眼。再没有别人，  
他们可以放心地搂抱，接吻。

因为我走了，我要跟那只  
同样沉默的乌鸦鬼混，  
它像一个黑妓女，站在寒风中抖动。  
我已经忘掉那对情侣，而它  
也会在另一块雪地上涂鸦：  
那就是最后一片落叶的终结。

### 3、写给一个性无能的世界

凌晨三点，朋友向我哭诉：

“世界已经结束了！”

还没有开始就软绵绵从她的阴道滑落——

看！就是这个可笑的世界，

重又晃荡在无尽的快乐和愁苦之间。”

唉，我这个更加可笑的写作者

能为你解忧？我在我的笔和阴茎之间晃荡，

七分钟后，为你写下了如下诗句：

“在上帝的主持下，人类的第一次会议

就选出了皇帝和皇后：

阴茎和阴道——世界造成了。

从此，它们让人类尝到极端的快乐

要忘掉一切，但是却

生出统治上帝的罪恶念头。

那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万能上帝

立即拍案而起，掷下三个惩罚。

他让人类迅速老去——

阴茎萎缩，阴道干涩又松弛，

匆促地踏上了死亡之路。他又将它们

从皇帝和皇后的宝座上赶下，

变成世间最下贱的东西，

肮脏的‘羞处’，要用一块布蒙起；

人类必须偷偷摸摸地寻欢作乐，

还得公开对它表示鄙夷。

这就是第一和第二个惩罚。第三个正与你有关。

上帝规定，在人类的青年时期，

他们中的一些人

就得尝尝世界疲软的苦果，

像一只大茶碗，里面的茶叶全是软的。

唉，我的朋友，你就是那不幸之人！

（或者说，幸运地得到了上帝垂顾之人。）

我同情你，请你喝下这碗茶吧……

（你的喉咙因为哭泣和诅咒而嘶哑。）”

现在我丢下笔，不写了。

我深深为这个世界叫屈：

无论如何，你并不寂寞——  
寂寞的是你胯下的世界。

2002. 12. 1

#### 4、北京死了

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  
不健康的想头在脑子里打转。  
夕阳变得混沌，鱼眼珠子  
抑或老人的双眸  
都不再为黑夜感到担心，  
它们驱赶着我  
发出刺耳的声音。房屋就像阴影，整个北京  
呆立在一顿大餐前面。

只有火车在南郊丢下餐券，  
远离这最后的晚餐。  
旧情人，我不忍目睹她的死亡，  
为此握紧餐刀，想要分食离别的空气，  
但是我越来越远，越来越  
从脑子里泛起不健康的想头。  
窗外匆匆掠过的独白  
配上了沙哑的黑鸟，和几声咳嗽。

这是最后一次了，不健康的想头难以抑制。  
北京死了！上厕所的人必须恭恭敬敬地蹲好  
为北京志哀：这里的人就要成为新人，  
即使姿势和粪坑都是旧的；  
那催促的言辞也渐渐脱离了个人。  
北京，我把最后一次安慰，不健康的安慰，  
交给身边这个女人。但是在另一截车厢，上帝  
并不为人类的仁慈之心所动。

2003. 1. 22

#### 5、关于诗歌的十四行诗

## 1. 十四行诗

有一次我感到非常沮丧，  
因为我发现自己不仅诗写得不好，  
生活，也是一样糟糕。  
“求求你，让我自己来吧。”  
我对我的诗说；因为她要帮我刷洗生活。  
我不让她去碰他。真的，我不愿意。  
但是她仿佛抓住爱情不放。  
求求你，一系列事件使我的眼睛变脏。  
而今天早晨，你脸上雀斑的阴影突然走过  
——你们两个联手把我打垮了，  
因为今天早晨当我停下来数数，  
一辆双层巴士正在驶来：十四条  
白色斑马线，一首静静的十四行诗，  
不像马路上的那么整齐。

2003. 1. 16

## 2. 写诗

你坐在这里，我的身边，并且躺下。  
你是说你太干了，要变得潮湿？  
而我乖乖地趴在你身上写诗。  
我看不见这些诗行，有一瞬我也看不见你，  
但是你骤然显现，一些水汽飘过了你的身体，  
我终于闻到那湿润的气息，  
那突然变成夏天的春天正悄然返回，  
伴随着你的喘息平息，黑发半掩着乳房。  
“我爱你，”我说，并且假装抹掉你身上的字，  
然后平平展展地躺在你的身边。  
“爱情，就像一次强奸，”你抚摩着  
你的小腹，“可是，我愿意。”  
“写诗也是。”我自以为  
对答得贴切而又不失机智和幽默。

2003. 1. 21

### 3. 洞

希尼说在一首诗中间  
有一个洞，我就想到一个女人。  
不偏不倚地，它就在中间。  
但是谁妄图把它安置在她的下半身？  
当一个女诗人对一群人宣布：“我越来越湿……”  
人们感到有点惊讶，并开始发笑。  
这是不应该的，即使她袒露的  
不过是被夜露打湿的肚脐  
那想当然的临界点——而真正的  
是一个洞，相反，她并不曾在公众面前袒露。

我想我们的眼光不是高了，也不是低了，  
而是它的隐蔽性已经不比从前——  
不是变亮，而是变暗。但我感到  
它一目了然，似乎就要把我导入晚年。

2003. 1. 26

### 6、吸尘器

我忙着给这恼人的劳动打分，但是  
没有一行诗使我满意，我的职业  
也不比它们更枯燥。沮丧也是，  
带来了焦虑，这吸尘器的声音令人头疼。

星期六下午，开始是潮湿而安静的，  
容纳百人的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  
同事们全都在家过着粗大的节日——  
我猜想它正在时快时慢紧张地抽动，

同时也为自己寻找一种更细致的乐趣；  
然而当吸尘器的轰鸣以及阳光  
骤然响起，我不得不停下，  
烦躁地抬起头来，一眼就发现它

在对面角落里正干得起劲：舔着地毯，  
呼呼地喘着粗气，完全是一头蠢猪，嘴巴  
又宽又长，像一个粗俗的玩笑  
在生活的漩涡中膨胀拉伸，且无法还原；

但它的脖子仿佛一条蛇，我打了一个  
滑腻的冷战，再看它一眼，就化作  
节日里的一段盲肠，微微抽搐  
却无比沉寂，连接又排斥着一个大肚子

——肯定有一个出口，羞于示人，  
但被人定时或不定时地打开，清理，  
而我看不到，只能听听那谎言般的轰隆，  
心想：喔，这另一个人推着的

就是灰尘的世界，被人的想象力挤扁，  
此刻满屋子打转，缓慢地绕过  
这些空空的桌椅。当它逼近我时，  
我的耳朵直立，尖锐地感到耳鼓里

有一种奇异的变化，一个人从里面击鼓，  
鼓声落下，变成暗淡的天色。  
我终于被吸进这高高隆起的大肚子里，  
总算完结了。现在我就坐在这截

盲肠上，被人推动犹如静止，又谨慎地  
用诗，一种与世无争的无知的方式，  
为你描述；我又何曾企望自己  
哪一天从它的嘴角滑下，像一滴精子？

2003. 2. 15，元宵节

## 7、小说家

我要说的不是他的小说，  
而是他的诗。再怎么出色，  
他的故事也显得沉闷而乏味，  
即使他勤勉有加。

他一生写过两首诗，

看起来，全部都像点缀：  
一首写完就丢了，  
另一首他想收集却有心无力。

他的小说像生命那样冗长，  
他的诗却简短无比，值得夸奖：  
第一首还是一声长啼，第二首  
就只用了比一眨眼还少一半的功夫。

2003. 4. 3

## 8、毁灭的性交

1

有两棵树  
它们在地底下开始  
并结束了性交。

地下水源源不断地  
滋润着它们  
绞结的有力的生殖器。

第二天清早  
我吻着它们晶莹的泪水  
一起感谢上帝。

2

我常想起儿时在炉前烧火，  
随手抽出一根漂亮的劈柴，  
投进灶里。火势一下子旺起来，  
火舌交缠着，发出呻吟。

那时我年幼无知，并不晓得  
一场毁灭的性交在进行：  
一根接一根的干柴被投进炉膛，  
最后只剩下一层厚厚的灰烬。

但当我们也壮得可以砍伐，  
我们便堕入相同的境遇——  
仿佛还是童年那个熟悉的炉灶，

还是那手，却已变得粗糙。

比起柴火，我们耐用得多，  
接连几十年地使它得到满足。  
偶尔，我惶恐地摸到自己的皮肤：  
它正一截截变成枯涩的焦炭。

这是一一次又一次毁灭的性交。  
阴囊被烤得通红，那家伙也废了。  
火就快熄灭……我们被迫亮出秃头，  
整个人就像一条倒立的阴茎。

2003. 4. 10

## 9、理发师

这个理发师年轻，睡得少，  
深夜给我理发，直到  
黑暗现出隐隐发青的大脸盘，  
我的头发，像晨光那样短。

他会继续他廉价的玩乐。  
而我怀疑。我端坐着，偶尔  
从镜中瞥见我的影子：  
黑沉沉，瘦削的双颊不断飘落，

我理过的头像一颗  
西沉的月亮……  
他也在沉落。现在我强忍住的悲伤  
吹刮着；窗外，一架大风车

吹刮着他的厌倦。终于  
他的眼皮瞌下，犹如一场命定的灾难，  
任由我的头发疯长，彻底  
遮住脸庞，像遭到遗弃的黑暗：

只有在冬天来临，他被寒冷刺痛，  
才又把我想起；而今天  
是春夏之交，漆黑的发尖

深深刺入无人理会的疯长之中。

2003. 5. 9

## 10、红房子

我站在红房子里。  
音乐的红房子。  
我飞起来。我始终对着窗户，  
窗户对着天空。

桔红色的墙特别白  
特别黑，此刻墙外的路最神秘，  
有一些声音就要降临  
在它身上——

我背负着暮色前行  
穿过黑夜，又穿过黎明  
迎来最初的一棵树和  
一只飞鸟。

“ 我可以用三倍的爱  
偿还这些沉重的债。”  
一个男人浮出背影站在路边  
对那个年老色衰的女人说。

2003. 7. 30

**【唐不遇简介】**原名张元章。男。客家人。1980年2月14日生于广东省揭西县坪上镇石内乡樟树下村。1998年考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系。现居珠海，为某报记者。大学时代正式开始写作，自以为文过于诗。著有长诗《蛇行》，诗集《写给一个性无能的世界》，随笔集《论沉默应该缓行》等。尚未有作品出版。尚未有作品获得大奖。尚未有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韩文、瑞典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等。